



饭菜票情思

□ 汪国会

很长很长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想把埋藏在心底的这件事说出来,但又总觉得多有不妥。如今,退休还家,复盘回味自己的人生经历,又觉得此事虽小却伴随我大半生,事有遗憾但最后自我进行了修复,微不足道的小事背后也折射出时代变迁的故事,不由得我不把它写出来。

1978年8月,我考上了离村30里远的胜芳中学。按照要求,我们开学办理入住的第一件事,就是拿着粮单和现金到学校会计室换饭菜票。粮单就是用粮食到公社粮站换的一种单据。

会计室里负责换饭菜票的先是一位名叫王彩霞的女老师,她算起账来既快又准,一个人服务着上千名师生的换饭票工作,干得游刃有余。时间不长,王老师改任学校团委书记,接替她工作的是一位五十岁上下的孙姓男老师。这位孙老师个子不高,有些谢顶,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工作起来也颇为认真细致,他的口音乡村味浓厚,让人一听就知道是霸州信安一带的口音。

那年月的生活比较艰苦。我上学的第一年,每个星期六放学回家,都是背着书包步行返家,三十里地远的距离,大概要走上五个小时左右,而星期日下午,吃过午饭,则要背上母亲给做的一兜干粮步行返回学校。一般来说,傍晚7点前必须赶回学校,不耽误上晚自习。

由于家里条件艰苦,每周父母只能给我两元钱现金,这钱主要用于一周的菜票开销和购买笔本之类的支

出,而要节省这两元钱则必须在吃菜上多做文章。于是,我早晚饭只买咸菜或菜汤,中午则是买食堂里最便宜的二分或三分钱的熟菜,差不多一周下来吃菜只需花三四角钱。而纸笔之类的开销我也同样省之又省,这样一周的两元钱就相对有一定的富余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同学们的学习生活紧紧张张,一日三餐重复而规律地过去了。第二年的仲春时节,一个普通的周一,我下午下课后又到会计室换取一周的饭菜票。也许是天气有些炎热,或者是换票同学比较多,孙老师的脸上沁出了细小的汗珠。轮到我办手续时,我把早已准备好的粮单和现金交给孙老师,他用毛巾擦了擦汗水,就熟练而有序地算账写账,而后把饭票和菜票用橡皮筋拢好交给我。从会计室出来,我下意识地数了数,突然发现菜票整整多出了五角钱,我以为自己数错了,又反反复复数了三遍,结果还是多出了五角。此时此刻,我的情绪有点紧张,心跳也开始加快,脑海里产生了两个矛盾的念头,一个是把多出的菜票退还回去,孙老师一定会表扬我;另一个念头则恰恰相反,心想反正就是这个样子了,这下子我可以好好地改善一下伙食,毫不犹豫地吃点带肉带蛋的熟热菜了。矛盾的斗争是激烈的,我站在门口足足想了十几分钟,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于是这一个月,我持续十几天改善伙食,每天中午都选择吃四五分钱味美飘香的热炒菜。

虽然伙食改善了,虚荣心也得到

一定满足,但我从心里总觉得对不起孙老师,对不起学校,这种隐隐的负疚感始终萦绕在心头。这种思想的持久存在促使我暗下决心,以后要找机会好好向孙老师向学校道个歉,用一种什么行动来补偿自己小自私带来的愧疚。

一晃两年过去,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当上了教师,再后来改行从政。这中间,我从未忘记上学时的这件负疚心事。直到有一年,我因故到信安镇下乡,多方打听孙老师的下落,恰巧有一个同志认识他并答应带我去看望已退休在家的孙老师。我买了几种水果顺利来到孙老师家,主动自我介绍,接着认真自觉地把那件负疚贪心五角钱菜票事跟孙老师一五一十说了。他回忆半天回答没有印象了,说他掌管着全校一千多名师生的饭菜票,出这点小差错也属正常,学校食堂每年还有节余,补贴这类小亏空毫无问题。孙老师动情地说:“我工作了几十年,在胜芳中学也有好几年头,毕业的那么多学生你还是头一个来看我的。”孙老师的一番话,让我倍觉惭愧,若不是因了多占五毛钱菜票的原因,我还会来看望这位虽没教过我课但又为我上学默默服务的后勤老师吗?!

对于母校胜芳中学,我则更是在工作之余,给母校策划撰写了一系列外宣稿子,陆陆续续发表在各媒体平台上,母校知名度美誉度的弘扬我也算尽了微薄心力,这也多多少少弥补了我因五毛钱菜票而对母校的多年愧疚了。

我的娘亲

□ 曹大花

今年3月的一天,娘安详地闭上双眼,与世长辞,享年九十四岁。

回看娘一生,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娘十三岁丧父,姥姥为照料家中生病的老人,狠心将娘与年仅九岁的大舅丢下,改嫁他人。自此,娘与大舅便跟着奶奶和光棍大爹相依为命。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两个无父无母的孩子,承受了太多苦难、委屈与冷眼。日子熬着熬着,娘十七岁嫁了人。童年的苦难,把娘磨得很坚强。

婚后八年,大哥出生,随后二哥、我,还有两个妹妹相继来到人世。娘常说,我们几个孩子太累人,忒爱哭,想来也是那时吃不饱、穿不暖的缘故。

娘是出了名的好脾气,待人宽厚,从不与人争执,左邻右舍无不称赞。与两位叔叔婶子相处,更是亲如一家。大叔大婶无儿无女,娘主动把二哥哥过继给他们,不是养不起,是真心想给大叔大婶留个后、有个盼头。

娘一生勤劳能干。生产队解散后,娘便跟着爹整日在地里操劳。爹是本分庄稼人,捡了许多别人不愿种的薄地,犁地、播种、锄草、打药、浇地,样样活计,娘都跟着爹一起干。大哥做木匠,大妹绣花,我和小妹上学,只有麦收秋收时,才能帮衬一二。娘忙完地里,大中午又赶回家和面擀面条。

娘手巧,针线活更是一绝。一家老小的穿戴,全靠娘一针一线缝制,经她手做的大袄、棉靴、布鞋,数不胜数。每到年三十,便是娘的不眠之夜。包完饺子,我们姐妹三人睡下,娘收拾妥当,上炕坐在我们脚边,又

开始忙碌,把拆洗缝补好的棉袄一一整理,领口绷上的确良白边,袖口、门襟、下摆用新布包边,旧棉袄外再罩上新褂子,看上去就像穿了新衣一般。等娘把一件件棉袄放在我们被窝上时,天已蒙蒙亮。

娘身体一向硬朗,一辈子闲不住。爹走后,娘又做了许多虎头靴、猫头鞋,送给刚出生的重孙、重孙女、重外孙,连尚未成家的外孙,她都早早为将来的孩子备好。

娘更是出了名的孝顺。奶奶是小脚,娘常给奶奶洗脚,一根根脚趾细细搓洗,再细心修剪指甲。奶奶便秘难解,娘便扶着奶奶坐在木凳上,一点点帮忙,屎尿沾到手上、胳膊上,也从无一言怨言。后来奶奶瘫痪在床,日夜呼唤,需要频繁翻身,炕上屎尿不断,拆洗被褥成了家常便饭,娘始终耐心照料,从无厌烦。她常真心对我们说:“爷爷奶奶人好,待她好。”

娘走了,再也回不来了。女儿的心也空了,千言万语堵在心头,只余泪眼婆娑,语不成句。惟愿娘一路走好,在天堂安稳喜乐。女儿时时刻刻都在想您。



岁月沉淀 读懂活着的韧性

□ 那伊莎

十几年前的盛夏,我躺在草地上第一次读《活着》,看福贵从养尊处优的阔少爷,变成孑然一身的放牛翁,心里只浮起一句:这又如何?时也命也。那时还年轻,觉得这苦难都是别人的故事,所谓“命运”不过是个轻飘飘的名词,与天空、飞鸟、游鱼无异。

2025年的冬天,三年级的儿子和我讨论宇宙。他说和银河系相比,地球不过沧海一粟,人类渺小到不如一个小蚂蚁。我再次想起福贵,人生几何,他到底为什么而活?余华给出的答案是: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到如今,工作整整十载,我的答案,有所不同。

通过《活着》,我看到了福贵命运之下的韧性。他年轻时浪荡、嗜赌,一夜之间,祖宅和田产输给了龙二。他脱下绸衫,穿上粗布衣,带着怀了孕的家珍搬进茅屋。儿子有庆被施行抽血救治县长夫人不幸离世,女儿凤霞、妻子家珍、女婿二喜、孙子苦根,接连离他而去,最后只剩一头名为“福贵”的老牛相伴。他却平静地接纳一切,凭着一股韧劲活着。

回到儿子说的宇宙。人的一生不过短短数十载。我们日常纠结的烦恼、放不下的心结,放在浩瀚时空里,终究不过尘埃。宇宙静观其变,却不会给出答案。但我们可以自己给出答案:活着,就是秉持初心,过好能够掌握的每一天,而非从一开始就笃定活着的意义。曾经我向往“成长拔节的声音”,认为活着应该激昂、奋斗、勇攀高峰,现在同时也看到了,在日复一日中守住本心,在风雨来临时依然前行,也是一种力量。

驻足且看自己,作为一名检察官,在一桩桩案件中见证世间悲欢。我们办理的每一起案件、坚守的每一份公正,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个个鲜活的家庭。他们或许正默默承受着人生的苦难,需要我们提供公平与正义。

数十载的人生,我或许有一多半时间将驻足在这里,将山河入怀、把岁月唱成歌。那些在办案中所见过的眼泪与沉默,那些熬夜加班时的孤独与疲倦,都在告诉我,要守得住初心。

人生没有特定的剧本,你如何定义,你的人生便是如何。那就请你看山河、经岁月、守初心,热忱且坚韧地过好每一天……